



扫一扫 加关注

编辑:周逸平
印刷:徐冬梅

钟期光上将曾在郁家园小住

◆郑桂发

图为郁兴莲老人在钟期光上将住过的房屋前面回忆当年的经历
郑桂发供图

2017年3月,泰州市姜堰区政协文史委和姜堰区文物管理部门在罗塘街道太宇村发现了三间旧瓦房,经过多方考证,确认该瓦房是开国上将钟期光抗战胜利前夕驻扎姜堰指挥战斗的住所。

钟期光(1909—1991),湖南省平江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五军秘书长、湘鄂赣省委书记、红十六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等职。先后参与组织平江农民暴动、长沙战役,参加了主力红军长征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以及黄桥战役等,新中国成立后参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担任政治委员,后来调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据现年94岁的郁兴莲老

太回忆,1945年春天,一名新四军首长带领一部分官兵来到郁家园庄并住进她家。钟期光住在郁兴莲家的那几天处处严于修身,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忠于革命的政治本色、关爱人民的模范品行、刻苦学习的钻研精神、勤政为民的公仆情怀。

当年的郁兴莲家是前后两排房屋,后面一排是5间瓦房,前面一排的四间草房是厨房,设有3个灶台,东侧有一个门头,从东门头进来就是一个小院子。

虽然郁兴莲家的家具不是很多,但是同多数农户人家一样,家里并不是很整洁,为了迎接新四军官兵,郁兴莲的家人一起动手,清理掉家中的杂物,将院里院外收拾得井井有条。还在堂屋中央放了一顶柜子和一张小方桌,以便官兵办公。堂屋的边上搁了两

张床铺,其余的空地安排的是几个地铺,这样光是堂屋就可以供十来名官兵居住。

几个士兵一边将行李运到西房间一边说:“首长住在这个房间。”郁兴莲家的西房间原来就有一张床,郁兴莲说:“这张床就由长官用吧!”一个首长模样的新四军听后不同意,他说:“你家的床我怎么能随便用呢?我睡门板就行了。”于是郁兴莲的公公黄庆楠从前面一排房子的北门拆下两扇木门作为首长的床板,随后又搬来两张木头长凳用于搁床铺。那个首长见到郁兴莲一家如此热情周到,发自内心的说:“你们真是太好了,谢谢!”

新四军官兵的床铺落实到位后,郁兴莲一家接着将四间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时郁兴莲发现水缸里的水比较少,连忙挑起水桶到西侧的姜黄河里挑回两担水,把水缸盛满了。

随后几个官兵对郁兴莲说:“我们要在你家屋顶上架无线电的天线杆子。”郁兴莲的公公赶忙扛来木头梯子,那个新四军首长说:“不用了。”紧接着新四军首长和其他官兵一起架设无线通信设施。一阵忙碌之后已是傍晚,那个新四军首长在天井里与郁兴莲的家人亲切交谈起来,他没有一点架子。交谈时,郁兴莲的公公特别恭敬地问道:“请问首长的尊姓大名?”那个新四军首长用一口湖南话回答道:“我姓钟,名叫钟期光,我

们这次给你家添麻烦了!”郁兴莲的家人实心实意地回答道:“不要紧,我们家的安排多有不周啊!”在以后的几天,新四军官兵不但不肯郁兴莲的家人过多地为他们操心,而且自己挑水、搞卫生、收拾东西。

郁兴莲清楚地记得,新四军官兵在她家的第二天,她仅有2岁的长子黄绍军住在客厅东侧的房间,经常哭闹。每当孩子的哭声传出来,郁兴莲心里就很不踏实,她生怕影响到新四军官兵的日常办公和正常休息。随后跟家里的人商定,他们一家全部搬到后面一排旁边(最东边)的一间附房居住,把后面一排的四间主房和前面一排的四间厨房全部让出来给新四军官兵居住,保证他们能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

郁兴莲家的厨房里有三口铁锅,铁锅的口径分别是二尺、一尺八、一尺五,她的家人只用一尺五的锅子,把两只大锅子留给新四军官兵使用。新四军官兵的饮食以粥为主,有时也会加一点油炸花生米。当时整个郁家园庄设有五六个食堂,官兵们实行分餐,每天按时到食堂就餐。

虽然郁兴莲的家人与新四军官兵同住一院,但是他们从不轻易打扰新四军官兵。她的家人白天去田里干活,傍晚才回来。

官兵们非常喜欢郁兴莲的长子黄绍军,经常抱着这个还没过周岁的孩子玩,有时还把他抱到住在本村的郁兴莲的娘家去。有一天吃早饭的时

候,郁兴莲的婆婆给黄绍军喂米粥,钟期光也在吃早饭,他见小孩子有些哭闹,就将自己的肉松递给郁兴莲的婆婆,让她喂给小孩吃,哭闹的小孩当即破涕为笑。

新四军官兵住在郁兴莲家的那些天,常常辅导她的小叔子黄永贵练习书法。黄永贵时年20岁,为人忠厚老实,那个新四军首长十分喜爱他,离开郁兴莲家的前一天还特意向郁兴莲的公公提出:“我打算将这个小伙子带走,跟随我去当兵。”因为郁兴莲的婆婆舍不得儿子到远处去,此事这才作罢。后来每当提起这件事,郁兴莲的家人都感到十分遗憾。

新四军官兵在郁家园庄以及郁兴莲家大约住了一个星期,他们临走时又是整理行装,又是拆卸无线电设施,又是打扫室内外。郁兴莲后来还惊喜地发现,新四军官兵在她家的墙头贴了一张“安民告示”,这张“安民告示”语重心长地跟乡亲们“打招呼”,并且真诚地表达谢意,文末工工整整地写着“钟期光”三个大字。

在郁兴莲的印象中,住在她家西房间的那个新四军首长性格温和,为人实在,待人和蔼可亲,经常对他们说:“你们一家真是太好了!”

新四军官兵离别时再三向她的家人致谢,她的家人对新四军官兵依依不舍。郁兴莲清楚地记得,新四军官兵动身的时是那天下午两三点钟,他们四人一排,排着长长的队伍,迎着灿烂的阳光,迈着矫健的步伐向南而去。郁家园庄的老百姓争相送别可爱可敬的新四军官兵,他们久久不肯离去。郁兴莲的家人望着新四军官兵的背影,眼眶一次次被泪水打湿……

我的父亲是1942年参加革命的,那时他才18岁。他对敌斗争的故事较多,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五个。

开烧饼店摸敌情

当时我们这里北有姜堰的敌伪军,南有坡岭的敌伪军,党组织要在两伪之间建立搜集情报的交通站,于是让我父亲开个烧饼店作掩护,还要求生意红火,因为人来人往才便于跟地下联络员联系。同村人孙余富见我父亲的店面很兴旺,也在不远处开起烧饼店,他把顾客分流了不少。为了便于搜集情报,组织上要求我父亲回流顾客。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我父亲把烧饼做得又大又好吃,客人很快就回流过来,而邻居的店铺不到一个月就倒闭了。我父亲见孙余富忠厚老实又有正义感,就吸收他到店里工作。

从此以后,我父亲就做起了交通员。一次,他和战友江学贤在姜堰南大街执行任务时被敌伪军发现了,江学贤壮

烈牺牲,而我父亲因为反应迅速和躲避及时逃过一劫。

幸得鬻泥人掩护

有一段时间形势急转直下,我父亲接到北撤的命令,转入石家堡以北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一次,我父亲带领的小分队被敌人打散了,敌人知道我父亲是指导员,就对他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单荡河,这时我父亲没子弹了,而敌人高喊“捉活的”。当时有两个老乡在河里鬻泥,他们赶紧叫我父亲下河躲到鬻泥船旁边。追到河边的敌人大声喝问是否见到人逃跑,鬻泥人说向北走了,敌人追了两三里地没追着,气急败坏地向河里开了几枪就回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逢时过节,我父亲都要买些东西去看望那两个鬻泥的农民,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我也曾多次替父亲去送礼。

竹园里面设暗号

由于斗争形势紧张,组织

上一段时间假称我父亲死了,铁杆伪保长林学正兄弟因此更加嚣张,他们经常到我家骚扰。一次林家兄弟扬言到我家杀人,我的家人得知消息后连忙逃离。看家的老祖母一听说两个伪保长来了慌忙跳进屋后的池塘,全身泡在水里,用河草盖在脸上呼吸。没抓到人的林家兄弟砸烂了我的家具和锅碗,还要烧毁我家的房屋,在乡邻的苦苦哀求下,我家的房屋这才幸免一炬。

那些时日父亲不敢白天见家人,要回家只能等到夜里。他和家人商定了暗号:屋后竹园隐蔽处的小砖如果是平放的,就表明有危险;如果这个小砖是侧放的,就表明平安无事。有一次小砖一连十多天都平放着,家人真的以为父亲死

了。在无望的日子里,我母亲有一天发现屋后的砖头侧过来了,于是一家人喜出望外。

在陆庄阻击伪军

革命形势在毛主席的游击战术指引下大有好转,解放姜堰的战斗即将打响。

我父亲接到命令,带领队员埋伏到陆庄,阻击从泰州过来增援的敌伪军。接近晌午时,泰州方向来了一队增援的伪军,前面的是地方民团,他们赤裸的上身涂得五颜六色,还拿着大刀长矛高喊“天兵天将,刀枪不入”,面对这个阵势,有些新队员心里开始发慌,我父亲就跟大家说:“不管怎样,我们一定要完成阻击增援敌伪的任务,哪怕是牺牲,也要为解放姜堰尽到自己的职责”。敌人靠近之后,我父亲大喊一声

父亲宋春霞的革命故事

◆宋凤林

“打”,带队的伪军应声倒下,一下子就激发了全体队员的战斗热情。在我父亲指挥下,这一次全歼了增援的伪军。

不为儿女谋私利

革命胜利之后,我父亲担任了泰县县长,但是和他一起战斗的江南乡区委书记孟启安、政委林良周、鲍刚等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父亲不忘同志情、战友情:将孟启安的儿子安排在我家吃住,并把他培养成人,他大学毕业后进入无锡电容器厂工作;将林良周的女儿林凤彩、林凤云收为义女,帮助她们完成了学业。

父亲对子女的要求十分严格,从不以权谋私,我们姐弟三人以及配偶,没有一个是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